新时代作家需要更加深厚的修养

□齐雅丽

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的新时代，作为精神产品创造者和社会文化引领者的广大作家，应该也必须切实提高自身修养，磨砺意志品质，升华精神境界，从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

修养，指人的综合素质，是个人认识、情感、意志、信念、言行和习惯的修炼和涵养，是人在个体心灵深处经历自我认识、自我解剖、自我教育和自我提高的过程后所达成的境界。修养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任何一个人只有具有良好的个人修养，才会真正被人们所尊重。当然，修养的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生实践活动的深入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一个人只有通过自觉地遵循社会道德体系的要求，更好地履行个人的社会义务，并不断地提升个人的人生境界，才能修养成良好的内在素质。

文学作为传达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之一，以审美的方式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以陶冶情感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培育人们的人文意识。探索个体和群体更协调、更合理、更理想的生存和发展方式，是文学的责任与使命。因此，作家一定要有自觉的人文意识，要在对人文精神的总体性观照和理性把握的基础上，以维护和促进个体及整个人类生存发展，关注人们的生活和生命的质量为基点，对现有的人类历史或文明进行客观而真实的审视和评判，表达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承担和使命。而文学艺术崇高的历史使命，就是弘扬人类的精神文明，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体现时代意识，揭示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讴歌真、善、美。

作为承担着崇高责任和重要使命的作家，应该具备怎样的修养呢？第一是人品的修养。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思想情感为文艺创作的渊源，性情品格又为思想情感的型范，思想情感真纯则文艺华实相称，性情品格深厚则思想情感亦自真纯。从这个观点看，培养文品，在基础上下功夫，就必须培养人品，这是中国先儒的一致主张。第二是一般学识经验的修养。文学作品不单是作者人格的表现，也是一般人生世相的返照。培养人格是一套功夫，对于一般人生世相积蓄丰富而正确的学识经验又是另一套功夫。其中一要读书，二要持恒，三要有哲学的高瞻远瞩，四要实地观察体验。第三是文学本身的修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学的器具是语言文字，要真正认识语言文字，要有运用语言文字的技巧。这一问题看似很容易，因为一般人日常都在运用语言文字，但是实在极难，因为文学要用平常的语言文字产生不平常的效果。文学家对于语言文字的了解必须比一般人都要精确，然后运用自如。

中国的作家、文学家或者说文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深刻的历史使命感和悲天悯人的良知与觉悟，归结起来就是崇高的信仰和深厚的修养。古人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古代文人们一直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纵观历史长河中的文人墨客们，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或表达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或表现了对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关注，或抒发自己对保家卫国、建功立业的豪情，甚至有的身处江湖之远，却心忧天下，正因如此，他们的作品才有着流传千古的价值。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千古名句，正是古代文人群体思想修养的深刻写照和表露。真正的文学家，代表着社会的良知，承载着社会的希冀，享受着社会的尊敬。他们之所以每每被推至时代的浪尖、历史的潮头，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知识和智慧的载体与象征，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的修养和作为。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文人的修养更多地表现在风骨和气节上。文人修养作为一种卓尔不群的道德品格，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良因子和民族情结的重要载体。这些修养源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与培植，来自对民族大义的忠诚和对天下为公的坚守。

作为一个作家，需要具有一定的精神高度。真正的作家，不仅要有好作品，还必须在为人和为文方面具有高尚、真诚和独立不移的精神品格。作品格局的高下最终取决于作家自己的精神境界，心大笔才大，心正笔才正。作家不能放弃对自身境界的修炼，不能停止对自身品格的修养。在此基础上，在作品中融入自身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深刻思索，这是作家的责任。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牵连着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民族之间的深刻关系，凸显着作家的文化底蕴、思想格局和精神境界。以高昂的理想鼓舞人，以高尚的情感感染人是作家创作的社会责任。杰出的作家之所以为世人尊敬，优秀的作品之所以能世代流传，根本在于作家将自己的观察、思考和创作自觉地融入时代发展的大势之中，自觉地将个体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殷切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把崇高的价值、美好的情感融入自己的作品，引导人们向高尚的道德聚拢，不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总书记还强调：“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讲话进一步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以深厚的文化修养、高尚的人格魅力、文质兼美的作品赢得尊重，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但在现实中，也有一些作家，在自身修养上还有较大的差距。有的作家欠缺政治理论修养，看问题分析问题往往站位不高；有的作家群众意识不强，没有从思想深处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甚至自觉是特殊人群、高人一等或精神贵族，看待百姓生活居高临下，不愿深入生活了解实际民情；有的作家过于看重自身利益，在文学评奖、评优选拔、项目资助、职称晋升、职务任用等许多方面，斤斤计较，眼光短浅，甚或从个人利益角度狭隘地看待问题，总是想无休止地得到或全方位地获得；个别人甚至在自己没有入选或入评时，采取一些超出原则的甚至是极端的言行，毫无道德底线，恶意中伤诋毁，突破法律底线；有的缺乏较为全面的知识素养，对待创作的态度不够严谨和虚心，由于本身的知识素养不足，加之在写作时态度草率，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判断，仓促主观地进入写作实践，使得作品无力苍白或漏洞百出。有一个老作家针对此种现象写过一些文章，批评有些写作者不但缺乏专业知识更缺乏基本常识。的确，因为写作者没有门槛，有的本身的文学素养不足，虽然进入写作行列，也写出过一些作品，但文学底子较薄，语言文字功夫欠缺，导致作品的质量停滞不前或每况愈下。加之，不注重个人品格修养的锤炼提升，将文学创作当成急功近利的手段，结果只能与文学的本质越走越远。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是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产物，凝结着人生与时代的经验智慧，富于文化内涵和鲜明时代特征，是一个民族的特殊表情，往往成为人们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的形象体现。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每到国家民族面临考验的重大关头，优秀作家总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家国情怀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也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始终把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生活放在创作的首要位置，是现代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宝贵品质。我们欣喜地看到，从现代经典作家作品中，可以看到民族精神成长的轨迹，也同样能够从抗震救灾、脱贫攻坚、抗击疫情的现场，感受到当代中国作家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坚定自觉。这些都是广大作家们，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自觉地增强个人修养的成果显现。

2021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再次向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提出五点希望。尤其是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讲话指出：“文艺承担着成风化人的职责。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来，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讲话进一步要求：“立德树人的人，必先立己；铸魂培根的人，必先铸己。”总书记在讲话中通过四个“要”和四个“绝不能”提醒广大文艺工作者：“文艺要通俗，但决不能庸俗、低俗、媚俗。文艺要生活，但决不能成为不良风气的制造者、跟风者、鼓吹者。文艺要创新，但决不能搞光怪陆离、荒腔走板的东西。文艺要效益，但决不能沾染铜臭气、当市场的奴隶。”谆谆教诲大家“创作要靠心血，表演要靠实力，形象要靠塑造，效益要靠品质，名声要靠德艺”，要“心怀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和对专业的赤诚之心，下真功夫、练真本事、求真名声”。讲话中明确提出：“文艺工作者的自身修养不只是个人私事，文艺行风的好坏会影响整个文化领域乃至社会生活的生态。”因此，作家应以文立德，勇于承担时代、民族和社会赋予的责任和使命。能否以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的担当，与国家利益心心相印，同民族大义息息相通，是检验一个作家品格的试金石。基于此，广大作家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学习、加强锻炼，不断增进修养，不断取得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主要矛盾、发展任务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广大作家必须坚守精神追求、涵养道德操守，做一个思想纯粹、道德高尚、心灵坦白的人。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作品需要伟大的作家。新时代作家应该紧跟时代步伐，提高政治思想修养、道德品质修养和文学知识修养。要牢记国之大者，切实关注民生，心系人民群众，贴近时代生活，倾心倾情倾力写作，向文学事业交出无愧的作业，向历史发展交出合格的答卷。

（作者系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

诗的双轨与感觉

——蔡其矫论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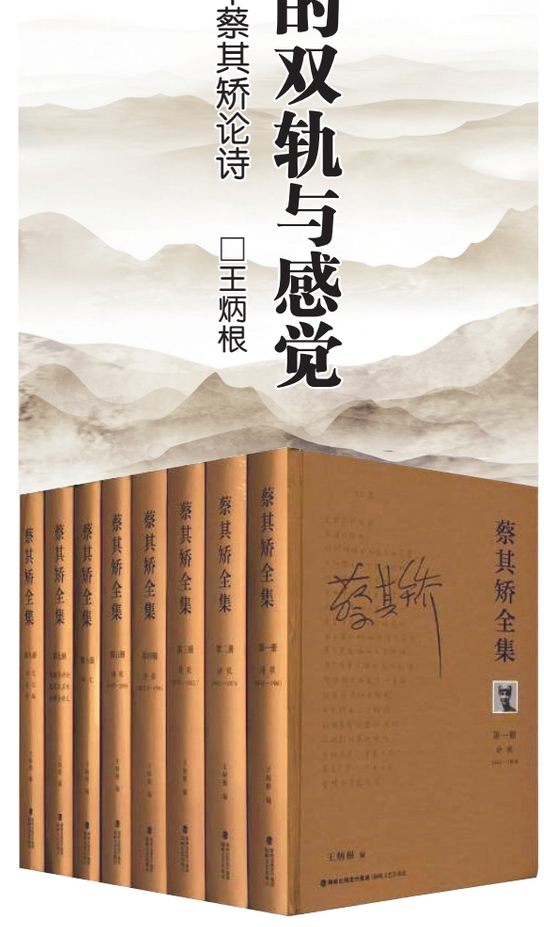
□王炳根

蔡其矫（1918—2007）一生写诗，前后长达60余年，《蔡其矫全集》（王炳根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21年出版）收入诗作1299首，其中510首属于第一次发表。这些未发表的诗，有的是因为时机不合，无以发表，更多的则是他对诗有自己的要求，而不愿发表。蔡其矫曾在华北抗日联大、中央文学讲习所任教，写诗之外还讲诗，在不同场合下谈过诗歌的创作，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新诗讨论中，他积极参与其中。在其全集中，讲稿、诗论、诗序等，便收集了一大卷。他的一些诗歌观念，对今天的诗歌创作仍有意义。

第一，现实与想象。蔡其矫的诗歌十分关注现实，他认为关在房间里是写不出诗的，他的一生都在大地上行走，直到晚年还有西藏、新疆、内蒙古、海南等地的壮游。因而，蔡其矫有大量描写现实的诗，行军打仗、战场厮杀、水兵巡航、伐木场景、海峡长堤、渔港码头、苍凉大漠、雪山湖海等等。那么，这是一些直接描写现实场面、真实场景的诗吗？答案却是否定的。他认为：“诗的创作，虽扎根于现实，却绽放于想象。诗人需要有能力投入事物的核心，与事物合一，这是单凭实物描写或客观陈述所不能达到的。”他这里所说的现实与想象相结合的东西，才可以称之为诗。而能不能达到这两者的统一，进入诗的境界，关键在于诗人有没有能力投入事物的核心，而不是说有没有能力接触到事物。只有当诗人的能力强大到能与事物“合二为一”时，诗歌才产生了。他还将现实比喻为大地，想象比喻为彩霞，认为大地是永远存在的，而彩霞却是千变万化。这种由现实的大地之实，进入想象的彩霞之虚，“是人生经历所抽象出来的更高境界，是逝去的哀伤和未来的希望，是心的最深处的隐秘的感情，在现实的具体感触上面飞翔的翅膀”。在有了现实大地之后，蔡其矫最为看重想象彩霞所编织的景象，这“是作者灵魂的再现，是诗人全部审美主动性的展示”。（《诗的虚实及其它》，1984年）

对现实的把握与描写，蔡其矫还有细化的陈述。诗人对现实的关注，不是关注现实的普遍性，不是关注外在与表面，而在于关注别人所可能忽视的现象与事实的细节，也就是说可以略过现实的外在与表层，进入到对细节的关注。而诗歌的细节，与小说、散文关注的细节，还有一定的区别。诗歌的细节不一定是生活中的确实存在，有可能是对现实“走样的回忆”，也就是说，诗歌中的细节具象，并不一定是生活中的细节，那可能是走了样的回忆中的细节。这种诗歌中的细节，“是人的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留下的精华”。他认为任何存在的真实，都是经过修饰、经过深思熟虑，经过改观，才可以进入到作品中来。诗人的能力就是体现在对细节的描写上。而细节反过来又是作者心灵在作品中的延续，是心灵的历史中每一事件的“五彩缤纷又各自分散的为感情节奏所萦绕的深思”。蔡其矫坚持这些诗歌观念，也用这个标准检验自己的诗，从而主动向外人屏蔽了不少自己的作品。1955年夏日，蔡其矫曾在东北小兴安岭等地生活了一个月，得诗21首，诗成后对大多数的诗作不甚满意。在诗人看来，它们没有达到与事物合一的境界，游离于事物的表面，或只做客观的陈述，虽有现实的场面，但缺少诗歌的“彩霞之美”。这些作品便一直沉睡在他的诗歌稿本中，只有《不夜城》《沈阳的夜》《草原的中午》《松花江上》《人参岛》等五首，发表后收录到他的诗集《双虹》之中。同样，像《川江号子》《雾中汉水》这样的诗歌，作者十分看重，也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便是在于作者在描写汉水、川江上的纤夫赤裸着双脚倾身向前的身影与喘息时，注入了想象的彩虹：“艰难上升的早晨的红日，/不忍心看这痛苦的跋涉，/用雾巾遮住颜脸，/向江上洒下斑斑红泪。”

第二，诗的双轨。这是蔡其矫对诗歌是“现实与想象合一”产物观点的进一步表述。他在《蔡其矫诗歌回廊》自序中说：“如果可以为诗下个定义，我以为，人生一段经验或一时感受，加上全人类的文化成果，便是诗。”诗人从现实生活中取得写作材料，必须用全人类的文化成果来照亮它，诗才得以产生。这是个双轨，一是经验与感受的轨道，虽然诗产生于一时的经验，但不可能停留于这一刹那，即所谓的灵感，它在取得这个前提之后，必须迅速地进行转化，从体验、认识到表现，从眼到手，从无形到有形。另一个轨道是内存的经验，全人类的文化成果，即通过书籍接受前人的感受和思考，这是外部来的经验。这个“内在”与“外部”也许不怎么确切，如果揣摩其实质，则是与“现实”与“想象”是对应的。人生的经验与感受，显然是对现实世界的接触与把握而产生的，而全人类的文化成果，则是想象空间的深层。也就是说，进入诗歌的想象，不是一句空话，不是凭空产生，要有才华与气韵的输入，这个输入就是用头脑里贮藏的全部知识、全部感情与良心、全部才能、全部艺术手段，去酝酿，去催生，去赋予一定的形式和字句。这个才华与气韵，蔡其矫用了一句“全人类的文化成果”，没有这种全人类文化成果，想象无法张开，更不能形成多彩的景象。（《诗的双轨》，1999年）关于“全人类的文化成果”，他在另一篇文章中作了更具体的阐述：“但是文化，并非一个人知识的总和，更重要的，是他辨别人、了解人乃至帮助人的那种能力。许多最有教养的人，都远不及普通的士兵、农民、工人甚至狂人那样有文化。有文化的人乃是那心胸坦率，而不是上起柏拉图，下至卡夫卡、乔埃斯的引经据典的人。”（《传统与现代化》1983年）



第三，朦胧与晦涩。上世纪70年代末，蔡其矫与北岛、舒婷等“朦胧派”诗人有较多的往来，那是因为他有一部分诗作，与当年那一批“朦胧诗”比较接近，所以在有关“朦胧诗”的讨论中，他是不能保持沉默的。“年轻人的兴趣一般不在于理解一首诗，而在于感觉一首诗。他们对那些千篇一律的捏造品感到厌倦。他们热烈希望多产生一些出自真情实感的创作。当诗人不能完全满足这一需求时，他们就自己来写这种偏重感觉的诗。”他这里首先将朦胧诗定格在“感觉”上，指出偏重感觉的原因是当时的诗歌中有很多“千篇一律的捏造品”，故而以自己的感觉来写诗。这个观念与他的“想象的彩霞”的观点是一致的。那些诗在当年曾遭到了批评，说是晦涩难懂。蔡其矫为其辩护，语气还不平静：“艺术多种多样，诗也各自不同，有的一目了然，有的深藏不露，为什么要祭起这两把尺子，来打杀新种呢？”

蔡其矫熟读中国古典诗歌，他说李商隐的无题诗，因其造境深沉、意象新颖，为人称赞，但也有“晦涩难懂”之评语；李贺的诗偏重于感觉，因为有了比较切实的注释，后人才不难了解诗人的深意；李白的诗在群众中的影响广泛，但他的《蜀道难》，千百年来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是李白那首妇孺皆知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还有刘禹锡关于桃花的两首诗、张继的《枫桥夜泊》都曾被误读误解。在诗歌史面前，蔡其矫认为应该保护那些暂时读不懂的诗，他给出的说明是：“为了保护一己身名，为嫌恶赤裸裸的表露，诗人有权利把诗写得含蓄些、朦胧些，更多地动用借喻，控制感情，少用陈述，探求某种瘦硬的口语，用若干有关心境的并列意象，诉之于读者的感觉。这是诗人的权利。要保护这正当的权利不受侵犯，对任何哄骗，都不接受。”

在为朦胧诗进行辩护的同时，蔡其矫对诗评家也颇多微词。他认为：“大部分评论家，都是备受恩宠而生活平静的学究，历来都从事维持现状。他们强行推销的美学，往往是那种不费心血就可以获得的东西。他们有话要说，不过是为了表示自己还存在，不惜把昨日的经念道又吟道。年轻一代的诗自然就难以进入他们的内心。真正的诗，从根本上说，是属于那些身负荆棘，双手流血，心里有理想、有追求、有痛苦的人的写照，必定涉及他们的欢乐和悲哀、信仰和怀疑。”这里的语气不仅是不平静，而是很尖锐了。这些观点都写在了《您真的看不懂？》（1981年）这篇文章中，而这篇文章本来是一家诗歌刊物的约稿，但最后却是没有刊发。不知是语言尖刻还是观念不符，反正是在多年后才与读者见面的。

（作者系评论家、冰心文学馆创馆馆长）

（上接第1版）

在舞台艺术类开发方向，定位于沉浸式互动戏剧，将舞台表演艺术与红色主题沉浸式文学体验相结合，推动年轻群体铭记红色历史。目前，此项工作已与获得国际奖项的知名创作团队达成合作意向，并已进入剧本大纲创作阶段，未来将与全国各地宣传部门合作推进全国巡演工作。

与相关文旅集团合作“靠山”主题红色小剧场、大型户外沉浸式剧本游戏，融入各地的红色历史与地域文化传统，帮助地方实现“因景观剧、因剧看景”的双生新局面，将爱国主义教育、党史教育等融入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之中。目前，已有多地表示有合作意向。

在数字文创产品系列开发方向，将依托国家级数字文创规范治理生态矩阵相关机构，与景区、头部商业平台等合作，推出包含各种不同消费权益（如门票、折扣、实物创意商品等）的数字文创产品，“种草”各圈层人群，掀起“靠山”热潮，打造“靠山”现象，激发青年一代的情感共鸣，坚定文化自信。

在VR/AR/XR数字沉浸式体验创作方面，目前已经确定了业内领先的设计与开发技术合作伙伴，未来将选择与红色主题教育场所、科技馆所、景区等合作，提升广大群众的数字体验，创造身临其境的感受，从而使群众与“靠山”主题思想深度共鸣。

在“靠山”主题思想的感召与影响之下，不论是改编作品，还是发掘当今时代的“靠山”榜样，进一步改编创作“靠山”榜样人物及故事，都将为“靠山”主题思想和内容注入新的生命力。依靠人民打江山、守江山的丰富题材，打造“靠山”文艺创作系列作品，发散“靠山”文创现象，全方位全景式展现“党群一心、国家一新”的精神气象，将让取材于人民、创作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靠山》在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另外，中国作协于近期举办文学作品影视转化评估座谈会，对文学保护与开发平台筛选的85部作品进行评估，共评选出《暖夏》《天露湾》《穹庐》等15部适宜影视转化的文学作品。文学保护与开发平台将以《靠山》版权交易为标杆案例，推动示范效应带动形成规模效应，充分总结《靠山》项目交易经验，深化服务能力，致力于运营好上述文学项目数字版权交易的同时，进一步促进文学与更多文化形态融合接轨，打造文艺共同体，奋力推进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权保文）

专家研讨长篇小说《广陵散》

本报讯 近日，由江苏作协主办，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承办的郭平长篇小说《广陵散》新书首发式暨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江苏作协党组书记汪兴国、副主席丁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余琼，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社长张在健，以及汪政、黄发有、骆冬青、何平、王春林、何同彬、育邦、傅元峰、李黎、林东坡、刘志权、韩松刚、沈杏培等与会。

《广陵散》通过几位音乐学院学生入学求学、求职谋生、婚恋家庭、事业建树的故事，引发出几代琴人的历史境遇与现实纠葛，牵涉了当代社会对民族文化遗产的复杂态度。

汪兴国说，郭平是学者、是琴人，也是作家，他把丰厚的学养和浓郁的人文情怀不着痕迹地融入小说中，写出了人生的千姿百态，其中涉及老中青三代琴人面临的生存境遇、现实纠葛与人生选择。小说阔达厚重的历史时空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使读者获得精神的洗礼。

与会者认为，这是一部厚重的生命之书，由古琴而及音乐文化，再切入时代精神，全景式展现了当下的社会存在和精神面貌。为写好这部作品，作者花了22年时间，深刻呈现出当代人生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郭平真正做到了器、人和道三位一体，“器”是古琴，“人”是围绕在古琴周围的人，“道”则表现为文化的理想主义和文化的世俗主义的矛盾冲突。出世与入世的生命选择被作者置于小说世界之中，因此，该书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寻道之书，也是一部孤独之书”。

“我自己没有任何预设的概念。”郭平说，“什么叫风雅？风雅就是爱和悲悯。”丁捷在总结时表示：“正是有了这样对文学有神圣般持守的作家，有了这样具有安静气质、历史质感，讲述中国故事、文化、文人、文脉的独特作品，江苏文学才真正枝繁叶茂，才有攀登文学高峰的底气和勇气。”（李晓晨）

“2022台湖爵士音乐节”精彩纷呈

本报讯（记者 王觅） 作为“2022台湖爵士音乐节”的首场名师讲堂，8月21日，“爵士乐欣赏指南”专题讲座在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举行。此次音乐节音乐总监、爵士贝斯演奏家黄勇担任主讲人，梳理了爵士音乐的产生、分类及其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使观众对爵士乐的语汇和演奏特征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活动现场，黄勇携手萨克斯演奏家王宗兴、爵士钢琴演奏家冯维，演奏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爵士曲目。黄勇表示，“爵士乐基因中重要的密码是融合，不同民族文化和音乐种类的融合最终形成了爵士乐这一音乐形式。”

据介绍，由国家大剧院、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2022台湖爵士音乐节”将于8月26日在国家大剧院台湖露天剧场开幕。为期5天的音乐节期间，15支乐团、近百位爵士乐演奏家将登台献艺，演奏曲目中既有世界多国民歌，也有极具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原创和改编作品。演出现场将特别设置音乐节综合体验区，包含沉浸式乐器演奏、美食、文创、唱片、集市等内容。8月27日晚的演出还将在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等多家网络平台同步直播。

乔延凤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文联退休干部乔延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8月12日在合肥逝世，享年78岁。

乔延凤，笔名黎阳。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蝴蝶伞》《西山飞黄叶》《诗歌苦旅》等。